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83
10 June 1985
CHINESE

第二五八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0日星期一，下午3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马哈巴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u>成员国</u> ：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加利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阿拉姆·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佩尔科维奇·罗加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索尔萨诺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4点10分开会。

向秘鲁总理、部长理事会主席和外交部长；埃及外交部长和印度外交部长表示欢迎。

主席：值此会议开始之际，我谨感谢秘鲁总理、部长理事会主席和外交部长路易斯·佩尔科维奇—罗加博士阁下、埃及外交部长布特罗斯·加利阁下和印度外交部长斯里·克乌尔什德·阿拉姆·汗阁下出席会议。我代表安理会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向卸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这是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第一次会议，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成员向安全理事会1985年五月份主席、泰国杰出人外交部长和空军上将西提·沙卫西拉阁下、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甲盛实先生阁下表示敬意。他们以极大的技巧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我相信，我能够代表安理会所有成员向他们表示毫无保留的感谢。

通过议程议程通过。纳米比亚局势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23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23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22)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S/17242)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不丹、喀麦隆、加拿大、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圭亚那、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科威特、利比里亚、墨西哥、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南非、苏丹、土耳其、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代表的信，请求邀请他们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的

讨论。根据惯例、《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在主席的邀请下，科法先生（利比里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坐；比塞伊赫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瓦西乌丁先生（孟加拉国）、策林先生（不丹）、恩戈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洛顿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格贝霍先生（加纳）、卡伦先生（圭亚那）、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博什先生（墨西哥）、阿勒乌伊先生（摩洛哥）、加里阿德先生（尼加拉瓜）、加姆巴里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姆先生（巴拿马）、冯·施尔丁先生（南非）、比里多先生（苏丹）、图克曼先生（土耳其）、奥顿努先生（乌干达）、姆卡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在议事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接到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1985年6月5日打来的电报，电报说：

“我有幸告诉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参加安全理事会即将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理事会的代表团将包括理事会的代主席和各位副主席：诺埃尔·辛克莱先生阁下（圭亚那）、何西尼·迪祖迪先生阁下（阿尔及利亚）、伊格纳茨·戈洛布先生阁下（南斯拉夫）、克里什南先生阁下（印度）、伊尔特·图克曼先生阁下（土耳其）。”

安全理事会以前曾邀请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参加审议其议程上的问题、根据这一问题上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1985年6月7日的信，信中写道：

“我有幸请求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允许我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以前曾邀请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参加关于其议程上问题的审议。根据在这一问题上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接到了布尔基纳法索、埃及、马达加斯加等国代表1985年6月5日的信，信中写道：

“我们这些签名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成员有幸请求安全理事会在本次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会议期间，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森姆·努乔马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出版，文号S/17244。

如没有人反对，那么我就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努乔马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努乔马先生（西南非人民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根据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于1985年5月23日分别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S/17222)中提出的要求，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

安理会成员收到了第S/17242及Corr. 1号文件，该文件包括了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的文本。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以下文件：印度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4月19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114)；美利坚合众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4月22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119)；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4月22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120)；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1985年4月23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123)；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4月22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124)；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4月24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128)；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4月30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141)；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2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145)；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4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152)；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7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159)；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8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184)；乌拉圭驻联合国临时代办1985年5月15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190)；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5月20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207)；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1985年6月5日写给秘书长的信(S/17243)；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1985年6月5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49)。

第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克乌尔什德·阿拉姆·汗先生阁下。

阿拉姆·汗先生（印度）：主席，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务。我们两国享有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横跨两国地理距离之间的悠久的种族和文化联结大大地丰富了这种关系。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当安理会着手处理纳米比亚问题时，一个友好的不结盟兄弟国家的代表担任其主席，因为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与不结盟运动戚戚相关的问题。您杰出的个人品质和外交经验人人皆知，我们对安理会所托得人，对安理会将有目的地处理面前的任务感到放心。我们深信，你的英明指导将使安理会能取得建设性的结果。

主席，我借此机会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转达我国总理以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的身分表示的问候和良好祝愿。

我们还要向泰国外长和甲盛实大使表示敬意，他们在5月份以杰出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我还希望说，我们看到尊敬的秘书长与我们在一起是多么愉快。在我们对他为促进《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尤其是执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所作的不懈和忠实的努力表示高度赞赏时，我们保证给予他继续的支持和衷心的合作。

安全理事会是根据不结盟运动的成员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协调局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开会的。协调局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以继续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并使安理会在这方面的各项决议、尤其是第435(1985)号决议生效。此外，协调局邀请一些国家的外长亲自参加这些会议。我很荣幸奉命来到这里。一些来自不结盟国家的杰出外长，包括秘鲁的总理出席今天的会议，这反映出我们对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高度重视和紧迫感。

在经过了几乎两年之后，安全理事会现在开会审议纳米比亚的局势。这本身就是对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缺乏进展的令人遗憾的评论，这个计划已经存在了几乎七年了。当1983年10月安理会召开会议时，它在第539（1983）号决议中作出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那一决议重申，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决议谴责了南非坚持不符合联合国计划所规定的条件，阻挠执行那一决议；并拒绝了南非顽固地把纳米比亚独立与毫不相关和节外问题联系起来的作法。决议宣布，纳米比亚的独立不能取决于不符合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问题的解决。最后，第539（1983）号决议表示，安理会决心在收到秘书长关于审查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进度报告后，并遇有南非继续进行阻挠时，尽快召开会议，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措施。

在第539（1983）号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南非就对它作出了反应。博塔先生以其为人熟知的傲慢和蔑视，再次坚持，达不成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的严格协议，就不可能执行任何解决计划。

这样，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就能理解国际社会为形势的这种演变所感到的严重关切和沮丧。这一沮丧不仅仅是因为，安全理事会的清楚无误和坚定的信息墨迹未干就受到了唾弃和驳斥，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几乎20年前就对纳米比亚承担了直接责任的联合国目视这一切而无能为力，这是令人沮丧的，的确，是令人惊恐的。与此同时，仍在谈论所谓旨在促进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努力，拖延了僵局。

仅仅为那一原因——如果不是为其他原因的话，我们高兴的是安理会又一次在审议这一问题。安理会这样做是在发挥其重要作用，并在恢复它在这方面的合法和不容逃避的责任。因此，这一会议是有重要意义的。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最近召开的部长级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纳米比亚问题。这

表明，不结盟国家一直对纳米比亚问题予以高度的优先考虑和重视，它还反映了通过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紧迫性。新德里会议的《最后文件》已经作为S/17184号文件散发，因此，我无须详谈聚会于新德里的部长们所作的估计以及他们得出的结论。然而，我愿回顾，协调局在那次会议上重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联合国有义务保证纳米比亚迅速获得真正和国际承认的独立。协调局仍然坚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那一决议寻求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协调局重申，它坚决拒绝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的撤出联系起来。它呼吁安全理事会果断地履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并采取紧急措施，保证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的联合国计划在不加改动和没有先决条件下得到立即和有效的执行。

对于比勒陀利亚对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所设置的最新障碍，即：在温得和克建立所谓临时政府的决定，协调局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并注意到，局势的发展使安全理事会更有必要立即开会，充分负起其责任，以保证迅速和无条件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人们在此中肯地回顾，安全理事会通过1985年5月3日的主席声明已经谴责并拒绝了南非采取的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之外，导致内部解决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认为这种行动是不能接受的，并宣布：在纳米比亚建立的所谓临时政府是无效的。

南非再次决定蔑视国际公众舆论和安全理事会，加紧推行在纳米比亚扶植傀儡政权的计划这正是它的本色。我们听到了计划于7月17日在温得和克举行仪式的报道，我们感到愤慨和严重关切。纳米比亚理事会在维也纳召开的特别全体会议期间于1985年6月4日发表的公报呼吁安全理事会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临时政府”的成立，并确保《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立即、无条件地执行”。(S/17243, 第3页) 我们完全赞同独立之前纳米比亚的合法管理当局这一呼吁。

我们已经注意到秘书长于1985年6月6日提出的载于S/17242号文件
中最新报告的内容。他的结束语只能引起严重的不安和关切。他注意到，由于
毫不相干的原因，我们仍无法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他还强
调，所有有关方面都必须尊重联合国计划的规定，计划对所有各方都有约束力并是
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一致同意的基础。

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是具有讽刺性的，这令人奇怪。普遍一致的意见是，必
须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纳米比亚必须获得自由，同样，存在的另一个普遍一
致的意见是，载于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
号决议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仍然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因
此，我们都对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方式达成了一致。

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为什么允许南非无视国际社会
的一致呼吁？任何拿纳米比亚独立作为与之毫不相干问题抵押的人的良心到哪里去
了？难道我们能坐观痛苦的纳米比亚人民被当作马前卒利用，而卷入一场更大战略
利益的游戏当中去吗？难道我们还能继续容忍为最近对安哥拉领土破坏所证实的南
非对前线国家的侵略行径及其口是心非吗？

安理会应该承认众所周知的事实了，即：南非无意遵守联合国决议。安理会
必须采取迫使南非遵守的行动。

正如协调局在其最近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对骄横、顽固的南非已表现
出极大的耐心。如果南非坚持其顽固立场，唯一的选择就是根据《宪章》第七章
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措施。

我们诚恳地希望，本次安理会能比以往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我们期望安理会
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制定出行动方案，迅速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独
立。在此范围内，我们同样应该让秘书长监督和确保南非的服从。

关于我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我要补充说一点，我们对纳米比亚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是早在1946年大会上第一个提出西南非洲问题的国家。同年，我们第一个自愿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印度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创始国并担任其副主席，我们一直努力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我对支援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感到自豪，该组织主席森姆·努乔马博士阁下今天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仍然坚信，纳米比亚人民终将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我愿以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拉吉夫·甘地总理在最近新德里会议就职演说中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就在几年前，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取得进展似乎很肯定。今天，它却成了强权政治和多国公司利润的牺牲品。在此过程中，对此独立曾作过保证的机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信誉也值得怀疑。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机构是支持还是抛弃受冤受屈、遭受抢劫的人民。因而，这是对联合国的挑战。到底是联合国在其成立40周年之际履行其道义和政治责任呢，还是军事、经济力量下无真理？”

主席：我感谢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诺埃尔·辛克莱先生，现在请他发言。

辛克莱先生（圭亚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主席先生，我作为圭亚纳驻联合国代表非常高兴看到友好邻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主持安全理事会6月份的工作。这种感情出自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不可动摇的、长期的友好团结纽带，我们在区域一体化组织——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内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纽带，使得我们人民的发展、加强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区域的独立与团结的共同愿望成为事实。

圭亚纳代表团相信，有我们所熟知的你的外交才干，有你广泛的经验和洞察力，6月安理会的工作一定会成功地完成。

我还要赞扬你的前任、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甲盛实先生阁下，他干练从容地主持了安理会5月的工作。

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有成千上万的人民从未享受过国际组织的恩惠；这些人民每天的遭遇就是压迫、贫穷、敌视和隔绝；对这些人民来说，自决与自由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

不结盟国家外长们和非洲集团主席紧急要求安理会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再次清醒提请人们注意这些人民的命运，本组织仍未能履行对他们的职责。在联合国即将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这就显得更加突出。

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在独立前的合法领土管理当局，欢迎召开本次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我们首先要特别感谢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确保纳米比亚解放而持续不懈地努力。纳米比亚理事会重申其对秘书长代表本组织而努力的完全信心，并将继续支持他。我们同样对他有价值的报告（S/17242）表示赞赏。

纳米比亚理事会72小时之前在维也纳结束了其纳米比亚问题第6次特别全体会议。我们当时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求将该《宣言和行动纲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来散发。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该宣言中再次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全力支持早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该文件中特别强调，安全理事会有特殊职责，立即采取行动，确保其有关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充满了紧张和不安全，这是由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对邻国武装侵略的持久运动、其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伴随此种占领的高压、镇压和压迫政策所造成的，也是由于其最近公然企图排除联合国介入纳米比亚变革或任何该领土的目前或将来事务的结果。

上述考虑一定使在座的各位感到震惊，但除了这些考虑之外理事会并不是将南部非洲的局势加以孤立地看待的。人们很容易看出，这一分区域的局势是少数几个有可能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之一。在这方面，我们马上会想到中美洲和中东的局势。如果说该地区的局势已恶化到足以使安理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那也就是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更大了，安理会也就更有必要重申其权威。

在安理会即将举行的这一系列会议期间，有人会说，1985年要庆祝几个纪念日，今年庆祝这么多的纪念日使我们不禁想到时间不可挽回地流逝，因此，我们也必须反省一下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时间是怎样流逝的。确实，纳米比亚也有自己的纪念日。大会在19年以前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安全理事会在14年以前宣布，各国负有义务认识到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这些回顾使我们不安。安理会早在近7年以前就通过了决议，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决议是国际上唯一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想到这一点，我们感到更为不安。

因此，1985年实际上也是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未能果断地同南非交涉的第7个年头。如果安理会允许，我想从安理会早些时候就纳米比亚问题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引述几段话。第5段：

“注意到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6段：

“重申自己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领土负有的特殊责任。”

执行部分第1段：

“承认联合国大会中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在该领土独立前对其负有直接责任。”

执行部分第2段：

“认为南非在纳米比亚继续存在是非法的，违反了《宪章》的原则及联合国先前的决定，有损于该领土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执行部分第3段：

“要求南非政府立即将其管理当局从纳米比亚撤出。”

执行部分第4段：

“宣布南非政府通过建立班图斯坦以便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条款。”

执行部分第8段：

“决定如果南非政府不执行本决议的条款，安理会将立即开会，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决定必要的步骤或措施。”

这些都是强硬和充满决心的行文，值得赞扬。这是安理会早在1969年3月20日——即16年以前——通过的第264(1969)号决议中的行文。对该决议的投票是13票赞成，零票反对，2票——法国和联合王国——弃权。因此，我本应以此第264(1969)号决议为衡量的标准。倘若那样的话，1985年就是安理会在这方面的第十六周年纪念。

顺便提一下，安理会在通过第264（1969）号决议后再次举行会议是在1969年8月12日——即4个月另3个星期之后。在那次会议上，安理会通过了第269（1969）号决议，谴责南非政府不肯执行第264（1969）号决议。第264（196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指出：倘若南非拒不执行，安理会将立即开会以便决定必要的步骤，该段成了第269（196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这一次，同3月份的13票相比，赞成票是11票，4票弃权：芬兰、法国、英国和美国。

我之所以选择第435（1978）号决议为衡量的标准是因为该决议是在一个不寻常的时刻通过的。大家还记得，该决议的基础是五个国家在同南非进行了密切磋商之后最初提出的一些想法。纳米比亚理事会、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非洲国家集团当时都认为既然五个国家——它们都是南非的朋友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在南非和纳米比亚都有大量的投资——准备坚持执行一个计划，以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和使纳米比亚最终获得独立为其目标，我们也准备打消疑虑。

在通过该决议之后，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同南非的关系曾有过一段明显的自流时期。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比勒陀利亚政权扩大了它与安理会之间的距离。该政权最近在纳米比亚采取的行动显然是为了破坏安理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使之变得与其无关。在此同时，面对着南非蔑视的态度，安理会的反应实际上是在退却——当然，并非无人提出抗议。然而，这种反应确实是退却。

在回顾南非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顽固态度的记录时，人们必定会对这一记录何以能保持下来感到奇怪。不论种族隔离作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制度是多么令人憎恶，事实是某些强国并不认为自己在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以废除这一制度或在向执行这一令人憎恶的政策政权施加压力方面有着足够迫切的利益。事实上，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创造了一种环境，使利润可以增加。因此，对一些人来说，种族隔离制度是有利于业务活动的。

同时，也有一些人在考虑他们之所谓在全球抵制共产主义的斗争时，认为同南非携起手来是战略的需要。而南非人则积极地利用这种考虑。

有关的国家正是为了寻求这些利益才在国际社会的愤怒声讨中庇护南非，致使在大会宣布中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近二十年之后，纳米比亚依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对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形象负责的是某些人的同谋关系、阳奉阴违和悲观态度。对此不应有任何误解。

在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三年之后，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拒绝与联合国合作，安理会被要求对南非实施制裁。3个国家否决了该决议，尽管它们曾参加起草包括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计划。由此可见，我们的怀疑态度是有充分根据的！

目前的局势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加强阻止纳米比亚获得自由的障碍。这一政权正在疯狂地试图将联合国排斥在外，将西南非人民组织排斥在外并加以摧毁。

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出席本次会议确实证明了最近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出现的局势的严重性，并且强调了安理会在这样一个时刻必需采取坚决的行动。

尽管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的记录并不令人鼓舞，纳米比亚理事会认识到目前这一系列会议是在一个独特的国际环境中举行的。1985年的形势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与1978年安理会开会时不同。除了其它情况外，南非内部也出现了新情况，最近有更多的被压迫人民起来斗争，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以往，他们要求南非统治者允许他们享受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南非政治中的对抗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这些更强烈的改革要求进行了残酷打击，甚至使传统上总是偏袒该政权的人都感到发窘。事实上，南非统治者最近所表现的恶毒与冷酷使西方历来充当其辩护士的人都难以为他们辩解，否则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例如，在响应某些方面提出的认为古巴军队必须从安哥拉撤出才能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意见时，南非最近被发现派突击队深入安哥拉腹地，在远离安哥拉

——纳米比亚边界的地方破坏安哥拉设施。南非真是希望看到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呢？还是希望古巴军队留下，以把他们的存在作为拒绝合作的借口？

南非实际上做的是在挖“建设性参预”政策的墙角。大家记得，“建设性参与”被大肆渲染为一种可行的方法，是纳米比亚理事会十多年来一直呼吁实施的制裁的替代办法。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一“建设性参与”不起作用。南非说一套，做一套。

同时，国际上最近对种族隔离和南非种族间关系的辩论范围愈广，影响更深。辩论中绝大部分意见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这方面，纳米比亚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在美国要求美国公司撤出投资和要求美国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改革需求作出更大响应的运动有所发展。这一运动已导致作出了对南非实施一些制裁的决定。

当我们在等待使这一决定成为法律而必需履行的内部手续完成之前，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感谢那些在华盛顿以及在全美国为创造能够作出这一决定的气氛进行了积极和不懈工作的人们。

我刚才所概述的是安理会目前辩论所处的新国际环境的几个特点。纳米比亚理事会期望这一新形势将使人们对纳米比亚理事会和不结盟运动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对南非采取坚决行动的请求作出不同的反应。

当然，新形势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建立所谓的纳米比亚临时政府。纳米比亚理事会非常注意联合国会员国对这一事态发展的共同反应。我们特别注意到1985年4月15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载于第S/17123号文件的发言；载于第S/17120号文件的英国政府代表1985年4月15日递交给南非政府的声明；以及载于第S/17119号文件的美国国务院1985年4月19日发表的声明。

我想提醒大家，安全理事会开会并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的背景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定在纳米比亚进行内部选举。在通过决议之后，法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德基林葛德先生说：

“我正式呼吁南非政府不要强制推行注定要失败的内部解决方法并决定与联合国合作，以便使纳米比亚能够在独立国家大家庭中占据一席。我最正式地请南非不要作出将使它灾难性地脱离国际社会的决定。”(S/PV.2087号文件第57段)

联合王国在安理会的代表欧文先生指出：

“我们不是在进行威胁，但他们不应低估，安全理事会在找不到解决方法的情况下再次举行会议将产生的局势的严重性。在南非，谁都不应误解我们在过去18个月中和在今后几周中所表现的合理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和决心。南非现在应当作出选择。非洲和全世界其它国家在通过这一决议时已经表明了它们希望走的道路。”(同上，第81段)

最后，美利坚合众国在安理会的代表赛勒斯·万斯先生说：

“因此，现在应当持续并积极说服南非，最有利于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是与联合国合作，贯彻我们通过的决议，而不是回到过去暴力与孤立的循环中去。”(同上，第71段)

所谓的纳米比亚临时政府将于下星期一，6月17日正式成立，这证实了七年前这三位杰出政治家所表示的忧虑。这消除了对南非意图的任何犹疑。这一事态发展对安理会及其在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与南非的关系有严重影响。

法国和美国代表在1978年都说到，孤立是南非拒绝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与联合国合作的结果。联合王国的代表尽管没有说到孤立，无疑指出了安理会对拒绝合作应作的反应。

安理会成员国在1985年5月3日的声明中指出，南非的行动违反了国际社

会的明确愿望和联合国决议。因此，纳米比亚理事会期望，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国家，将以行动确保，如果南非拒绝不执行决议，就将它在国际社会中有用地孤立起来。同样，纳米比亚理事会敦促安全理事会在完成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方面立即采取果断行动，迫使南非不折不扣和不提先决条件地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

纳米比亚理事会认为，纳米比亚人民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死了太多的人；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权威遭到了极大的蔑视。安理会过去未能对南非采取行动的事实本身加剧了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我们认为，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本机构现在必须采取坚定果断的行动。象安理会1969年以前一直做的那样仅仅再次重申在未来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够的。这样一种反应意味着允许永久维持南部非洲的痛苦、紧张局势和不安全。安全理事会需要对该区域发展中的形势作出可信的反应。

我们相信，只要所有国家表现出这样做的必要的政治意愿，南非在南部非洲的恐怖统治将会结束，纳米比亚不久将获得自由，南部非洲的和平将得到保护和捍卫。

主席：我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秘鲁总理、部长理事会主席兼外交部长路易斯·佩尔科维奇-罗加博士阁下。我请他发言。

佩尔科维奇-罗加先生(秘鲁)：秘鲁参加本届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这次开会的原因。我们开会要讨论本机构能做些什么。联合国赋予安理会维护和促进和平的明确重任。现在，南部非洲存在一个破坏和平的局势，形成了一个国际社会理当关注的紧张温床。

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看到您主持我们的辩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拉美地区的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这保证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秘鲁之间顺利和健康的相互关系。我很高兴代表我国政府向部长阁下致敬。

作为一个秘鲁人，我高兴地向我的同胞、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热烈的致意。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今年4月新德里部长会议后明确要求召开这次会议，使安全理事会采取果断行动，履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所负有的直接责任，并通过紧急措施，保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方案”无条件、迅速、有效地得到实施。

必须根据目前全球的政治、军事、战略和经济趋势分析纳米比亚当今的局势，进而确定现存的障碍和阻力，并找到办法，解决这一关系到纳米比亚人民和人类良知的痛苦问题。

我们正面临一场极为微妙、复杂的局面，有些发展倾向危险地超越了国际共存的界限。我们还注意到，多边的机构协调合作不断恶化，影响到整个联合国组织。在经济领域中，发展中国家前景依仍暗淡。在工业国相对复苏的同时，世界生产结构的变化以及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第三世界陷入衰退。

当一个地区的和平朝不保夕、长期局势不稳，经济危机根深蒂固，战略、军事思想变幻无常，生活质量下降，贫困大大加剧，都促使我们加倍努力，消除紧张温床，坚定不移地坚持多边和平努力，铲除妨碍和平实现的殖民地残余。

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专门讨论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而又正值《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这一《宣言》也称之为1514(XV)号决议。

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国家满意地看到，过去25年的历史发展促进了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然而，令人严重关注的是，某些人民，如纳米比亚人民，依仍遭受着各种形式的外国奴役、统治和剥削，被剥夺了绝对自由、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等不可剥夺的权力。

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无论以何种表现形式，都是对基本人民的否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并优先考虑纳米比亚问题，因为纳米比亚问题是对联合国权威的最大挑战之一，因为非法行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包括对沃尔维斯湾、彭格温群岛和其他沿海岛屿的占领，是对这些地区人民自决、自由和独立等不可剥夺权力的公然践踏，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同样，以南非《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被联合国谴责为反对人类罪的种族隔离必须遭谴责，因为种族隔离侵害非洲广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力，维护一个统治、剥削和种族分离的政权。

根据秘鲁《宪法》第88条拒绝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声援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原则，秘鲁政府重申遵守不结盟国家协调局最近的特别部长级会议宣言的实质内容。我们谴责对南非继续占领和掠夺纳米比亚的丰富自然资源作出决定性帮助的强大的国际经济利益集团。

我们强烈拒绝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拒绝可憎的种族隔离行径，反对使用拖延手段阻碍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会谈。

我国政府深信正义必定胜利。我们乐观地看到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南非当局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再次一致行动，促进非殖化和人权的崇高事业。

尽管纳米比亚人民已经遭受长达100多年的奴役，我们仍然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果断努力，寻找明确解决办法，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

秘鲁政府祝贺联合国为被压迫人民的事业所作出的具体贡献，重申坚决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方案提出了唯一普遍接受的框架，使纳米比亚和平地过渡到独立。

同样我国政府欢迎国际法院在1971年6月21日确认关于南非在纳米比亚存在是非法的咨询意见的历史性裁决。

我谨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它是该领土唯一合法的行政当局。自从它成立以来，它就不遗余力地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权益，反对南非顽固政权的镇压和掠夺；南非企图永久非法占领该领土。秘鲁完全支持有关保护该领土自然资源的第一号命令。这是该理事会1974年9月27日通过的。我们认为，外国企业掠夺该领土非再生资源是非法的。

纳米比亚的独立是联合国明确、强调地规定的。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不相干的外来的先决条件。僵局的严重性要求我们采取办法，使得可能进行的谴责与现实相符一点。应该为实现认定的目标进行谈判。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解放纳米比亚的原则不能够取决于其他不相干的因素，或成为这些因素的结果。

不结盟国家对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具有信心。这是很对的，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历史上常常发生由那些拥有更好的技术资源、帝国主义野心和霸权主义野心的国家使用武力的事情。所以，我们完全同意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原则。如果不尊重这些原则，和平就会朝不保夕，甚至不复存在。制定这些原则是一个漫长的程序，但现在都已体现在从《联合国宪章》里，并且是我们所有的国家都同意遵守的。如果不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内政、不使用武力等原则，如果不遵守国际条约的义务，那就不可能设想我们所希望的和平秩序。尊重这些原则是我国坚定不移的立场，它是未来国际秩序的基础。

我们愿意相信在国际舞台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同样的希望，但是，威胁性的局势比令人鼓舞的局势更多。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并没有消失，还有人仍然想

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和权力集团。同时，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继续存在，许多地方发生侵犯人权事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的歧视继续存在于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中。不同形式的干预、干预的威胁、军事部署、甚至大规模的外国军事存在都在许多地方存在着。

我代表我国政府表示，我们能参加这次由不结盟运动倡议会议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希望它能消除纳米比亚问题上的政治和道义上的弱点。我也要热烈地向在这儿出席会议的各位外交部长致意。他们的出席对我们工作的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是我们汇合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必须得到必要的政治鼓励，才能有助于在既定的时间范围内确保采取具体步骤。我们认为，应该在秘书长的主持下继续由直接有关各方进行会谈。所有在座的人都必须给予必要的政治支持，来确保那些单方面、拖延的措施会停止，并会进行谈判，以确保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

在此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充实和自由的前途做决定的时刻，我们不能够允许傲慢来加剧危机，拖延实在的解决。这个问题已在联合国内讨论了四十多年了。我们要解决它，这样才能确保国际和平和正义。

主席：我感谢秘鲁总理、部长理事会主席和外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长本杰明·姆卡巴先生阁下。他希望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并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名义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姆卡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同事允许我们参加又一次专门审议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安全理事会会议。对于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向你表示热烈和衷心的祝愿，并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合作。我相信，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将有助于指导安理会的审议。尤其是，你代表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以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其他形式剥削而著名的国家，所以，由你来主持关于纳米比亚人民和整个南部非洲人民解放问题的审议是很合适的。

主席先生，安理会在1983年两度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当时，它企图终止纳米比亚的不幸局势。安理会决定迅速执行其关于该领土独立的计划。具体地说，安理会在迎接落实纳米比亚独立过程所带来的挑战；这一过程是在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以后开始的，后来又得到一些外交磋商的推动，最后导致了1982年夏天的邻近国家会谈。这些磋商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所有有关执行435(1978)号决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结果就产生了第532(1983)号决议和第539(1983)号会议，具体谈到有必要制定作战各方停火的方式，以及制定选举制度，以开始无条件执行435(1978)号决议里面的联合国方案。然而，秘书长根据532(1983)号和539(1983)号决议作出的报告清楚地指出，其中的一方，即南非不愿意为执行这个方案铺平道路。遗憾的是，今天仍然如此。种族隔离政权继续阻挠这一过程，使得纳米比亚人民继续遭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暴政的统治。

1983年5月和10月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我们的深切遗憾是，尽管进行了漫长、充分的谈判，当事的一方单方面决定否决了对达成的协议的执行。今天，我们重申这种不安。随着种族隔离政权提出新的要求和采取新的殖民措施，现在没有希望，它打算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为此理由，非统组织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和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外长会议今年2月和4月分别在阿克拉和新德里开会，要求安理会恢复审议这个问题，以便能够打破目前的僵局，这个会议非常紧迫，因为最近种族隔离政权作出决定，要强加给纳米比亚一个内部解决办法，建立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这就是在所谓的多党会议的幌子下，建立一个傀儡的联合政府。

因此，安理会不再仅仅是面临着拒绝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问题，而且面临正式开始将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的问题。西南非人民组织代表将在安理会上强有力地表明纳米比亚的局势。但他的信息相当简单；纳米比亚的独立已拖得太久了，纳米比亚人民不能永远等待下去。

安理会在过去 17 年中通过的二十二个决议未能结束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殖民和种族压迫。所有前线国家、西南非人民组织、秘书长和本组织作的努力都被南非挫败了。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容忍南非无视和破坏其意志呢？

任何政策结构都没有象它这样更进一步地破坏使纳米比亚自由的努力，就是都没有象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造成如此多的破坏。这种 5 年前开始的政策力图给予种族隔离政权一种国际尊重，并在各个领域提供合作，并得到正式保护。这样的合作具体反映更紧密的外交联系和科学、军事的合作上。在经济领域，建设性接触给予的政治尊重性为几十亿美元的新投资和贷款铺平了道路。

难道我们会怀疑这种建设性接触使南非有恃无恐吗？的确，我想请安理会注意，种族隔离政权由于得到这种政治支持和保护，而公然地傲慢地拒绝了安理会第 534 (1984)号决议，它是在 1983 年 10 月 31 日的发言中这么说的，当时安理会被迫面临着类似目前的局势。

建设性接触是联系的孪生兄弟，就是将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撤出联系在一起极其荒谬的借口。现在很明显，这些军队的存在被用来掩盖种族隔离政治和其盟国对纳米比亚独立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反对，也用来保护多国的利益，这些利益力图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此外，种族隔离政权及其盟友们力图用这些军队的存在作为借口，获得长期的政治目标，反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结果，安理会第 435 (1978)号决议没有得到执行，而这个所谓的“联系”是其障碍。

这个联系和建设性接触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因为它有助于加强种族隔离政权，而且进一步地支持对独立的非洲邻国的侵略，特别是占领安哥拉和掠夺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权，这种拒绝继续存在。非洲、不结盟运动和整个国际社会都重申，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和纳米比亚独立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非统组织 24 届最高会议去年 11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会议重申了这一立场：

“拒绝承认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军队撤出之间的联系和平行关系。认为这点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文件和精神没有任何相符之处，公然干涉了安哥拉的内部事务。”

安哥拉对这些军队的决定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特权。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规定。任何国家都无权违反国际法的准则。安哥拉国家象所有联合国主权国家一样，有一种固有的权利来决定它在双边关系中的行事和其他关系的紧密程度。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和平等会员国的组织。它并不是一个主权有大有小的，或一个国家集团在国际法下比另一个国家集团的权利更大的组织。将执行安理会决议附属于满足该组织任何成员，尤其是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地理政治目的是一种敲诈。

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谈判和通过就是为了寻求纳米比亚的独立。这是它的唯一目标。它没有而且并不打算来促进与此事项无关的问题，也不希望有任何权利来通过获得自己国家的利益或通过其他措施来实现其自私的利益。

毫无疑问，任何想通过这样的逻辑是颠倒了黑白，而且践踏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权利，是不希望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的。那些想为南非制造各种借口、甚至为它侵略寻找理由的国家比种族隔离当局本身更没有权利声称他们是这个地区的稳定因素。相反，他们的行动是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和暴乱。

南非正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它占领着安哥拉的部分领土，它是典型的两面派，它假称从安哥拉南部撤出其占领军，它的远征军的一个分队却在安哥拉北部飞地搞破坏活动时当场被捉。他们还企图制造假象来占领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有人企图掩盖占领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事实，企图主要讨论与纳米比亚独立，甚至与该地区的安全无关，而是扩充全球冷战野心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谴责南非不执行纳米比亚的独立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有人提出制裁并孤立这一颠覆成性的罪恶帝国的措施呢？

接触小组的这种惰性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更令人不安的是允许这个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对于保持它支持对纳米比亚的判断的考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直到目前保证了一个有便于破坏的计划，这就是要促进国际接受。

我们不能在这方面犯错误，同种族隔离政权的建设性接触就是罪恶的实质，它支持了种族隔离，它不仅仅不利于纳米比亚的独立，而且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于种族隔离来讲，像所有的罪恶一样。它是依附于别人的慈悲的。它不可能被这个慈悲或劝说所取消，更不能被绥靖政策所打破。

如果种族隔离政权在对其邻国的侵略政策方面又有新的力量，特别是在纳米比亚内部来颠覆，对其他邻国进行侵略，特别是南非对它们施加各种压力，特别是进行武装侵略，现在要打算进一步杀死所有反对他们的人。种族隔离政权现在通过这种政策一方面拉起所谓多党会议的伞，凑集傀儡，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进行恫吓、逮捕和杀害。特别是，他们对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成员肆意逮捕、折磨，采取其它形式的暴力或加以杀害。通过使用武力和政治伎俩，特别是最近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种族隔离政权妄图把纳米比亚变成另外一个班图斯坦。但是，尽管这些伎俩和镇压性政策，纳米比亚人民并没有屈服和失望。相反，他们继续决心进行斗争。在这种暴力面前，他们表现出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他们的唯一代表。的确，正像各种人心背向情况一样，多方党也会最终垮台。

而且，纳米比亚的占领使种族隔离政权建立一个中间地带。他们制造各种谎言，甚至弥天大谎，这都不可能掩盖铁的事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散种族隔离政权，要保证纳米比亚，而且，东西方的对抗不应当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反应出来，这一点安理会已经强调地拒绝了。

如我们多次被告知这样一种话是不奇怪的。就是说，要有耐心。而南非的种族主义者正在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改变纳米比亚。我们在过去经常被告诉这

样一种告诫，就是说，突破很快就要出现了，我们应该耐心。而南非的朋友和盟国们在成功地进行解决纳米比亚谈判的各种接触。我们的确在等待着。不仅仅在过去五年中，在等待建设性对话取得成果，但在安理会上次开会两年前为纳米比亚的情况进行努力的时候，但我们耐心是什么结果呢？是进一步的不稳定、占领和其他的侵略。纳米比亚有更多的镇压，现在又对纳米比亚人民强加了一个内部解决的办法。而且，主席先生，如果安理会允许更多的这种情况，如果它不能决定性地面对目前的挑战，那么，我们就为种族隔离提供了太多的时间了。

各种伎俩、拖延、谎言和种族隔离政权声东击西的策略都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纳米比亚问题是个联合国的问题，应当得到本组织的考虑。第532和539号决议都强调了这一重要性。在这里，我表示，坦桑尼亚非常满意地注意到了秘书长已经以他的方式来考虑这一问题，重申了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独立方面的中心作用。

同样，安理会必须拒绝有人企图逾越联合国来决定立即执行安理会第435号决议，并呼吁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包括沃尔维斯湾和近海岛屿，这是第432号决议规定的。

纳米比亚问题是不能从联合国摆脱出去的。联合国整个来讲，特别是安理会应在任何努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来实现谈判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了第435号决议。这个决议继续、并且应该是唯一可接受的可行形式，使联合国履行其作用。我国代表团、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坚信，尽管有人不断努力，来摆脱甚至破坏这个决议和这个决议的计划，它继续是最可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因此，安理会必须重申它的权威，并进行立即、全面、毫无条件地执行它的计划。

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对联合国是一个独特的挑战，以及对其重要机构——安理会的挑战。18年前，联合国决定承担对这一领土的直接责任，对纳米比亚人民侵略的持续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严重的反响。显然，它目前情况的

占领，这个政权同样也防止了纳米比亚人民实现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而且公然破坏了《联合国宪章》。但种族隔离政权还继续利用这一领土作为侵略行动的跳板，和对邻国独立国家的颠覆。种族隔离政权没有对联合国的各种安理会的决议表示任何尊重。结果肯定会使战争升级。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等于为这一地区战火漫延铺平了道路。安理会是国际安全的保护者，是联合国计划的发起者。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和有效措施来反对种族隔离政权，根据《宪章》的第七章，从而迫使它结束对纳米比亚的占领。这是最后的非暴力的选择，来实现这个领土的独立。

在过去几个月中，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在世界各地都加剧了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他们对种族隔离政权毫无顾忌地、野蛮地对黑人群众和领导人采取的侵略行为感到极大的愤怒，这些组织保持它们的道义和体制的权威。成千上万的人游行，制定各种立法，来要求不在南非投资，文化和体育组织也同南非保持很大的距离。我们向他们致意，感谢他们。安理会难道能够无视这些自发的呼吁和各国人民立法和政府的行动吗？

我们来到安理会不是为了再通过一个决议。我们已经有22个决议了。我们到这里是要敦促安理会认真履行其责任，并确保它的决议开始得到执行。我们到此再度要求5个西方接触国要有自己的责任来为认真执行它们自己在制定中起了重大作用的计划。

我们来此要求开安理会是因为我们认为，纳米比亚局势现在到了十字路口。安理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通过其行动，可为纳米比亚自由和摆脱南部非洲对抗危险性铺平道路。我们敦促安理会对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由的痛苦呼吁作出反应。

主席：感谢坦桑尼亚外长的发言，谢谢他对我讲的客气话。

加利先生（埃及）：首先，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名义向阁下表示祝贺，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要表达对你的信心，你的外交技巧和政治能力能使你以最好方式来完成你的任务。最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看到你在主持会议，因为我们两国在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也要在此感谢和祝贺你的前任，即泰国常驻代表，他主持了5月份安理会的工作，表现的非常出色，5月里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事态在不同方面的发展。

我们今天在此开会是为了审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该问题威胁了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也威胁了国际局势，可能会带来冷战的局面。该大陆想摆脱大国的争夺，这个问题就是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

今天的安全理事会在此审议纳米比亚的问题，是由于不结盟国家的倡议，这强调了不结盟国家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成员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再也不能接受种族主义南非政权的拖延战术了，该政权采取各种来阻碍纳米比亚独立和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方案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埃及在此问题上一惯有明确的立场，该立场可总结如下：

第一，南非部队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其持续是违反国际法的并且是对国际社会意愿的蔑视。

第二，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样，纳米比亚人民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获得全面独立。

第三，我们谴责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和南非政策，和南非为拖延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花招，自安理会通过该决议已经七年了。我们谴责和反对南非最新的作法，它想在纳米比亚搞一个临时的傀儡政权，该政权完全听南非摆布，执行南非的计划，完全是一种骗局。世界各国，不管是个别的，还是通过联合国的组织，各区域组织和其它国际组织都表示反对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长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要求该政权立即撤退，使领土人民能够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权力。

但是，我们今天又在此开会。 尽管国际社会在过去几年里作了很大努力，纳米比亚人民仍然继续在南非占领的枷锁下痛苦呻吟。 纳米比亚人权继续受到践踏。 它丰富的自然资源仍然在受到掠夺。 而且，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在加紧控制该领土。 它增加了其军事存在，继续利用这块领土作为侵略邻近非洲国家的基地。

我们绝不能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不顾国际意愿在纳米比亚的作法和坚持非法占领该领土是一种抽象或个别的现象。 我们必须从该政权的性质、其基础和它采取的原则和意识形态来看它的作法。 现在有一种关于南非的绝大谬论，由于这种谬论，任何变革都是无用的。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普遍和全面的变革。

南非政权当前的作法只有在国内使用武力才能继续下去。 在境内，它们只有用暴力来维持它们的统治，超过百分之七十二的人民都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和尊严。 在边境之外，比勒陀利亚政权认为，侵略和暴力是唯一继续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办法。 这是违背了当地人民的意愿，同时也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意愿。

此外，暴力是该政权的武器，来对付邻近的非洲国家。 这些国家是正确地反对其殖民政策的。 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基于暴力和侵略的政权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短期内，这样的政权是会制造对一个地区的不安的，会把此种不稳定和不安传到其它地区。

最近的发展很清楚地表明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性质以及为了掩盖自己，不让国际舆论知道其性质而进行的努力。 在其境内，我们看到该政权受到南非人民的坚决抵抗。 虽然该政权非常残暴地加以镇压，此种抵抗还是与日具增。

被压迫的群众——不论是根据种族主义政权划分的黑人、有色人种或亚裔人——同我们一样，都反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既成事实。他们同我们一样，都没有因为该政权为了掩盖其不人道的种族主义性质而进行的阴谋活动而上当。

在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手法中，我们又看到了新的企图，目的是为了妨碍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在此，我们指的是该政权最近的决定，即将一部分对纳米比亚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所谓临时政府，而事实上，这一政府只是代表了少数傀儡的联盟，丝毫不能反映纳米比亚当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这一政府关心的只是使殖民主义和占领永久化。国际社会过去曾表示决不接受比勒陀利亚政权将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同与纳米比亚独立完全无关的条件与要求联系起来的企图，这次也表示谴责和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在建立所谓临时政府上进行的阴谋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只能进一步妨碍执行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的有关决议。这些活动也违反了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明确宣布：纳米比亚的非法当局采取的一切单方面措施是无效的。

现在，我们不想浪费时间来反对和谴责南非最近的这一行动，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其制度和立场如何，都表示了反对和谴责。然而，我们想特别提一下，不结盟运动协调局在新德里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宣言。该宣言表示，不结盟运动谴责和反对这一单方面的行动，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赋予的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尊重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

安理会的理事国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安理会主席1985年5月3日的说明中提及的行动违背了国际社会已表达的意愿，违反联合国的决议与决定，特别是安理会的第435(1978)号和439(1978)号决议，这两个决议宣布：纳米比亚非法当局违背联合国决议而采取的一切单方面措施是无效的。该说明还指出：

“安理事成员国谴责并拒绝接受南非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的范围外采取导致内部解决的任何单方面行动。”（S/17151）

我要在这个国际良知和法律的讲坛上重申：联合国对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必要性所承担的承诺不但是基于公正的基本原则的道义承诺，也是基于下列两个基础上的法律上的承诺，即一，国联委任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统治，以此作为该领土取得独立的一步，联合国作为国联的继承者负有历史性的责任；二，联合国本身为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通过的文书。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一贯拒绝对执行联合国决议做出承担，纳米比亚未能获得独立和民族主权，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该地区及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根据委托给它的权力，大会一直努力履行自己的责任，于1967年建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纳米比亚独立之前对该领土进行管理。大会每年都就纳米比亚问题通过许多决议，要求南非终止其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呼吁其他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迫使南非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不仅如此，安理会也就纳米比亚问题通过了许多决议，强调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与独立权，强调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要求南非终止其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第435(1978)号决议为寻求一个全面和和平的解决方法，以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提供了具体的构架。但比勒陀利亚政权或者完全拒绝接受这些决议，或者妨碍执行这些决议，这种顽固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最终的结果是该种族主义政权一直拒绝并继续拒绝接受安理会的决议，无视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

今天，我们认为仅仅通过理论上的决议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向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其按国际社会的意愿行事，对执行安理会决议做出承担，以此来勇敢地履行我们的责任。时间已经来到——实际上，时间早已过去。安理会应当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因为很明显，其他一切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遵守安理会决议的尝试都失败了。

在此，我们也要谈谈不结盟运动协调局最近在新德里会议上表示的希望，即希

望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在这方面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我欢迎秘书长6月6日就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和439(1978)号决议所准备的由两部分组成的报告,我相信该报告将有助于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我也想强调联合国秘书长在保证没有修改和与无关问题联系的情况下立即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所发挥的中心作用。埃及希望对秘书长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强调全力支持秘书长为实现这些期望实现的目标所做的努力。

现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清醒过来,应该了解世界现在是处于21世纪的前夕,我们不接受殖民主义的政策。它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都是根据过时的思想,在政治上不能实现,历史已经证明。它们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不自动地接受这些事实的话,国际社会就必须迫使它这样做。

埃及完全了解我们的独立以及我们非洲兄弟的独立。我们的人民为独立流了血,花了资源。可是我们的独立是不完全的,只要我们在大陆南方的兄弟还在殖民主义的枷锁下呻吟。

埃及首都是西南非民组设立第一个办事处的国家。我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斗争。我现在向和我们同处一厅的努乔马兄弟致敬。表示我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要提供援助,直到这个英雄的人民获得独立,与非洲大陆上的兄弟一道走上自由的道路。

埃及重申决心协助非洲前线国家。它们有一个非常光荣的立场,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虽然它们在种族主义南非手里遭受到侵略和压力。

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主权和自由的斗争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虽然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碰到许多的障碍,可是我们不应该悲观,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因为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在许多国家里,美国和西欧的公众舆论有些迹象是赞成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顽固立场,与联合国合作,按照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我们在联合国,特别是在安理会的责任是要迅速地实现这个目标,结束战场上

的流血，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 纳米比亚在殖民主义下已经斗争了一百年，这一斗争的结果蔓延到整个非洲南部和整个非洲。 我们必须继续这一斗争，其影响及范围都是难以估计的。

主席：谢谢埃及外长，感谢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西南非民组主席森姆·努乔马先生。 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我请他发言。

努乔马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让我在这个庄严的组织里出现。 我借此机会热烈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理会主席。

同样，我要衷心感谢5月份安理会主席，泰国外交部长以及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甲盛实大使，他们非常能干、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会务。 并特别感谢他们对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决定迅速地作出了反应。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决定就是想要在纳米比亚弄出一个傀儡政府。 安理会谴责了非法政权单方面的决定，认为它是无效的。 安理会通过它的主席发了一项适当和坚决的信息，强调安全理事会对该项行动非常认真对待。

主席，你是在联合国的权威出现了新的挑战时主持安理会的事务，特别是在非殖领域的挑战；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正处于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结束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新的机会之际。

主席，你是一个友好国家忠诚能干的外交家。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历史、现在的愿望和过去的命运都和非洲大陆和人民联在一起。 你的国家在反奴役反殖的斗争中的作用是大家都承认的。 同样，你的同胞的杰出的贡献帮助了泛非主义的崇高理想。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非洲和加勒比海的非殖他过程。 无疑，你与你的前任继续参加联合国的努力，来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

我们向那些推动了各地自由进程的人们致敬。 同时敦促那些后继重新献身于争取自由、正义和进步的共同斗争。

历史和环境给予你机会担任安理会主席，这是一个巨大的责任，因为这个时候理事会正在审议纳米比亚的问题。 我们完全信任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智慧，你

的政治家风度和你对于《联合国宪章》以及自决原则的忠诚，这些会使你主持安理会的会务圆满成功。我向你保证，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团愿与你合作。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印度克里什南大使，他是不结盟国家运动现任主席的代表，同时感谢莫桑比克的多斯·桑托斯大使，他是非洲集团五月份的主席，感谢他们要求安理会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纳米比亚局势极为严重，需要安理会迅速果敢地采取行动。种族主义南非顽固不化，这是非常清楚的。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同时增加军事集结，已一再遭到谴责，可是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愿望至今仍未实现。

还要有多少纳米比亚人遭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残杀队伍的杀害？还要有多少无辜的小孩要被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贫困和疾病所残害？父母亲目睹自己的儿子被强行拉入殖民占领军、眼看自己的子女被任意逮捕、拘禁和遭受酷刑的状况还要延续多久？多少儿童还要变成孤儿？多少纳米比亚爱国志士要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黑暗中消失，永不再出现？多少纳米比亚人民的村庄、家园还要遭摧毁，而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求自由？我们的国家和资源还要遭受多久的蹂躏和掠夺？我们还要多久地听人们告诉我们要继续忍耐？还要怎么继续让种族隔离政权违抗联合国的各项决议？难道现在不应该是安全理事会宣布“够了”的时候吗？

这些都是迫切的问题，我们把这些带问题带到联合国的这一至高的机构上来。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部长级会议在1985年4月19日至21日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最后文件”，要求安理会充分承担责任，果敢地采取行动，履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以便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方案得到执行。各位部长强调迫切需要立即、无条件地执行这一方案。

为此目的，为了进一步强调不结盟运动对纳米比亚问题的重视和认真的对待，我们要求十八个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外长出席这次辩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这么多的外长出席这次会议。他们的出席能进一步强调辩论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强调立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这方面，我特别感激秘鲁总理在场。我要感谢总理阁下百忙之中抽空出席这次辩论，特别要感谢他重要的发言。

今天纳米比亚极为严重的局势完全是种族主义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结果。占领主义政权大规模军事集结和残酷压迫我们人民的政策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掌权的还是那些人，他们仍然享受着纳米比亚的财富和各种特权。主子和奴隶的关系仍然存在。

当然，还有其他的罪行来自种族隔离的理论和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例如，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一再对非洲独立国家进行侵略、破坏和军事攻击，并且继续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基层结构，其罪恶的目的是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安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的“卡奔达丑闻”，这一丑闻再次揭露了比勒陀利亚政权毫无诚意，而且搞两面手法，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有仇视的企图。这种蓄谋的破坏行为表明，这一罪恶政权宣称要结束其长期以来对安哥拉的侵略政策，显然是谎言。

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当局是否可以在南部非洲问题上做一个可靠的对话者，我们对它们的信誉感到很大的怀疑。

安全理事会必须要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者公然侵犯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因为它们继续把纳米比亚当作军事基地，发起军事进攻和各种破坏活动。安理会必须明确拒绝比勒陀利亚的这种自称有权跨越前线国家的边界的行为，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样的借口。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急速向前线国家提供所有的支助和援助，以加强它们对付南非地区扩张和侵略的能力。当然，这些邻国对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给予声援和支持是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加速纳米比亚的非殖化进程。

美国各阶层正在出现一种一致意见，主张采取强烈的行动，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和要求结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使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被压迫人民深受鼓舞。更为鼓舞的是，他们完全拒绝接受“建设性接触这一可耻的政策。这一广为遭到谴责的政策——有人说这是非神圣同盟，或者说是罪恶的——加剧了我们人民的苦难和痛苦。

经过四年多的时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种“建设性的接触”，或者“安静外交”没有奏效。另一方面，在这种亲种族隔离政策的鼓励下，种族隔离头目们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南非的权力，特别是把大多数黑人赶出土生土长的家园，在南非，他们搞了宪法改革的骗局，或者说进行新的政治安排。事实上，这些做法都是旨在破坏被压迫居民的团结一致。这根本不会削弱斗争中的大多数人要求铲除种族隔离、获得政治自决的愿望。无数事实证明，大多数黑人拒绝了这种做法，因为他们的利益和权益只有在建立起一种新的民主秩序之后才能实现，而且这种民主秩序的基础必须是一人一票，爱国志士和南非社会许许多多具有代表性的战士都已武装起来，在农村、城镇、工作地和种族主义控制的大街小巷起来反对压迫者和军事机器。南非全国解放运动的自由战士们在非洲国民大会的全面领导下，有权利要求和接受国际社会在物质和政治上的援助和支持，以便进行英勇斗争，反对种族隔离这种危害人类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制度。

“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后果严重，应该被叫做“破坏性接触”。这一政策的后果不仅仅局限于南非。我们看到，在种族隔离国家的国境外，也有种种迹象。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比勒陀利亚在怎样破坏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同时，这种破坏行动一直有增无减；今后仍会如此。比勒陀利亚及其盟国在继续训练、资助和利用当地的叛徒和反动分子，以便实现其政治和战略方面的目标，其中包括促进区域的霸权和帝国主义对于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

最近，一些当地和外国的傀儡，以及其美国和南非的公司主子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边界的所作所为。后台老板就是刘易斯·莱曼，他是美国的反动分子，里

根派政客，他企图借助国际舞台来实现其政治野心——成为一名当选官员，但是，最说明问题的是，这个人竟然在一次会议上读了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说，里根支持所谓民主国际的目标，并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保证，“你们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些背叛了被压迫的、斗争中的人民的事业的人把自己和历史分开了，不能享受未来胜利和光荣的果实。他们成了必将被消除的问题的一部分，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到那时，这些叛徒将和它们的主子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西南非民组在此重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最大障碍现在就是美国，它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要把我国的独立和古巴部队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存在联系在一起。提出这一可耻政策的人竟然还对我们说，不管愿意与否，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强加给我们的政策，不然，只要古巴部队继续留在安哥拉，纳米比亚就不可能获得独立，换句话说，美国政府把纳米比亚独立当作一个人质，以此来加深和延长我们人民的痛苦。正因为有了这种联系的先决条件，比勒陀利亚政权才充分利用这种局势，众所周知，自从上台以来，里根政府就无休无止地策划取代第435号决议，而表面上却说要严格遵守该决议。

现在，我想谈谈这个问题的实质，即非法的比勒陀利亚占领政权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傀儡行政当局。我再次对美国政府的信誉提出疑问。美国本来应该说服博塔政权的头目们接受和遵守第435号决议中的联合国计划。

尽管华盛顿作了保证，其他人也作了保证，他们保证说服比勒陀利亚放弃在纳米比亚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但是种族主义政权擅自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也许甚至在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进行之。

主席先生，我们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安理会。主席先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说明南非对联合国决议的傲慢态度。从另一种意义来说，这清楚地表明了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同南非之间的暧昧关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持在纳米比亚的既得

利益。他们的目的是为阻碍西南非人民组织在纳米比亚获得权力，甚至要绕过联合国的决议。

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回顾在不结盟运动关于纳米比亚举行的协调部部长级特别会议上对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进行的强烈谴责，还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以及安全理事会主席在1985年5月3日所发出的谴责。

现在，安全理事会是在面临这一挑战的背景下开会的。大家要求安理会充分履行其职责，果断地采取行动，履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应承担的直接责任。我们必须早日促进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我们特别要促请安理会正式谴责并抵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定，其决定就是从内部破坏安理会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此外，安理会还应敦促所有国家不承认纳米比亚的傀儡政权，也不同这个政权进行任何合作。

我们还认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前的管理机构应该通过立法手段，把那些参与这些非法活动的纳米比亚人宣布为国际罪犯，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在任何发现他们的地方逮捕他们。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推行将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的同时，现正在谋划吞并我国的东部地区、卡普里维地带。这个政权实际上已经向这个地带派去了其殖民代理人，一个名叫鲁卡斯·克努格的欧洲人，生于南非，他以在“卡普里维人制定的卡普里维宪法”的口号下拟定一个“宪法”，并使那部分人认为自己脱离了其他纳米比亚人。我们记得过去几年中种族主义政权在姆潘切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对独立的安哥拉、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和纳米比亚发起进攻。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利用这个军事基地调集大量的军队，对安哥拉的匪徒提供武器支持。西南非民组强烈敦请安理会说服南非放弃使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的罪恶企图，维持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

主席，全世界都要求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安理会在这方面有特殊责任，必须现在采取行动，立即地、果决地采取行动，确保自己决议的执行，特别是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现在，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必须根据大家的要求，采取必须的步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制裁，这是最有效的办法，确保南非接受联合国机构的权威，迫使南非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这就是安理会要发出的信息，这就是大家一再要求安理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有效的措施的反应。在这方面，我们要求安理会过去袒护过南非的西方常任理事国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起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制裁。

主席先生，今年1985年是联合国建立四十周年纪念之年。我们已经注意到，正在为此纪念以恰当的方式作出筹备工作，我们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呼吁，这些庆祝活动包括庆祝《非殖化宣言》，大会1517(XV)号决议二十五周年的活动，我们应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过去四十年中每年作为联合国内辩论主题的纳米比亚仍然未获自由。所以，所有国家必须重申在外交上，政治上、财力上、物质上，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和从军事上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支持，支持他们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争取自由、自决、民主的斗争。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重申全力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并要求它继续促进纳米比亚的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并且将获得独立作为最终目标。我们希望强调，联合国系统继续进行现有的援助方案和项目，这些方案和项目现在和将来对纳米比亚人都是有益的，包括那些联合国已提出的各种倡议，即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纳米比亚职业训练学校、纳米比亚建国方案及各种奖学金方案。我们最需要的是对这些必不可少的计划增加资金。

不言而喻，西南非人民组织诚挚地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在执行第 435 (1978) 号决议方面所应该发挥的中心作用。我们在此重申我们对秘书长的信任。并赞赏他，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来加速这一进程。我们认为，秘书长应享有必要的支持，应得到联合国成员国的充分支持，这样才能完成他的职责，才能采取行动，为立即、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的有关计划铺平道路。为此目的，西南非人民组织希望再次重申，我们愿同秘书长及工作人员进行充分合作。

十八年多以前，纳米比亚人民被迫拿起武器，抵抗殖民主义，争取自身的解放。他们的目标和决心，不遗余力地坚定不移地持久奋战下去。

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祖国的英勇的儿女们，已经在各条战线上同侵略者进行了斗争，迎接了挑战。他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愿意加强民族解放的战争，并适应一切局势，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

西南非人民组织在国内和国外都领导着这个民族。正是组织起来的人民是自己的解放者，并且他们一定会赢得最终的胜利。纳米比亚的事业就是联合国的事业。因此，让我们携起手来，把 1985 年变成纳米比亚独立之年。

同时，只要比勒陀利亚继续非法对纳米比亚进行军事占领，那么就别无他途，只有在加强在各个方面对他们的斗争。

主席：谢谢努乔马先生的发言，谢谢他对我讲的客气话。下一个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的邮电部长巴塞伊赫先生，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巴塞伊赫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在这里履行一项令人愉快的职责。就是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们相信，你有丰富的经验，并且你个人的品质也是大家所了解的，这必将对安理会的工作提供明智的领导。

同时，我要向你的前任，泰国的常驻代表甲盛实先生表示感谢。他明智并有力地过去一个月中领导了本理事会的工作。

南部非洲局势的紧急情况一直是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因此，希望安理会予以不断的注意、在世界那一地区存在的严重紧张局势，主要是由于南非固执地要在那一地区造成不稳定的企图所造成的。南非一再推行的这种固执政策，并没得到惩罚，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大家对整个种族隔离政策进行的谴责没有产生结果。第二，南非仍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对联合国权威的一种侮辱。最后，这个局势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了威胁，南非继续对当地国家进行侵略政策。

国际社会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政权的根本态度，就是把制度化的种族隔离作为一种国策，并把侵略政策作为同邻国打交道的一种基本国策。自从1946年以来，比勒陀利亚政权在纳米比亚一再进行公开的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的作法。安理会通过了435(1978)号决议，南非一再阻碍这项决议的执行。1978年，在纳米比亚搞了一个所谓内部解决的办法，这样来抵制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同时，又搞了一些同纳米比亚问题毫不相关的外部问题，搞挂钩。国际上没有采取有力行动，没有对它们的顽固态度采取相应的有力行动，所以要南非单方面地采取了一些行动，搞了所谓内部解决，完全无视纳米比亚非殖化的根本问题。

此外，当要求它停止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这个政权最近又搞了一个所谓的国内宪法改革，再次给南部非洲人民以沉重的挫折。

南非政权的这种做法不可能继续下去，因为从实际的角度看，这个政权已经把侵略作为解决区域问题的战略。最近侵占了安哥拉地区一直到卡宾达地区。

这就是一连串一再发生的百句推诿和否认的冷酷记录。最近，不结盟国家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并向安理会呼吁。这是一个合理的反应，国际公众舆论有这样的反应，有时使某些国家对南非有新的政治态度。

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这块领土的管理当局表示它的不安，并呼吁安理会反对南非最近在纳米比亚的花招。

不结盟国家声援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符合我们运动的历史合法性，我们4月在新德里会议上谴责了南非新的花招，同时要求执行安理会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而且还要求安理会采取联合国宪章上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包括第七章里的措施——来保证决议得到执行。南非所导致的新局势使得我们必须采取紧迫适当有效行动。一个新的既成事实不可挽回地影响本组织和安理会，以及其决定的权威。

如果我们允许这种事发生的话，那就使种族主义统治的延伸合法化，也就是接受纳米比亚人民继续受剥削，同时也承认对南非邻国侵略的新基地。如果接受这一形势，那就等于违背国际法政策的胜利。

这是国际社会所面临挑战的意义，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它，这样才不会接受既成事实。安理会有特别责任将自己决定得到执行。

有个新的针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阴谋，我们要求每个人，因为我们是忠于各国人民独立的，它特别要求我们同声援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种族歧视。

1985年是本组织成立四十周年和西南非人民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同时，也是非殖宣言通过二十五周年。

这三个周年的巧合表明了民族解放事业的合法性，以及本组织是特别负责并促进各国人民的解放的。因此，我们最好的庆祝三个周年办法是以新的决心把本组织献身于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通讯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冯·施尔丁先生（南非）：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南非代表向你担任主席表示祝贺。

在本区域外审议西南非问题是不现实的。邻近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西南非就象西南非的发展会大大影响整个南部非洲的事态。

此外，南非是南部非洲的组成部分，不管人们喜不喜欢，这是个事实。我们有清楚的区域利益，和其它姐妹国一道，我们应该遵守某些规则。

首先，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把它的领土提供给个人或组织来准备对该地区其它国家的暴力。事实是，南部非洲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如果不接受这一规则的话，在次大陆跨边界的暴力就没有限制了。

第二，外部势力不应该干涉这一地区。外部势力对南部非洲任何国家的干预都是对该地区所有国家安全与主权的威胁。当此种力量是代表着一个扩张主义超级大国时更是如此。我国外长屡次向南部非洲的领导人呼吁，要他们认真对付这个威胁，不管他们在我们这个论坛里是什么立场。他们应该考虑其它的国家的命运，那些邀请了苏联或其同盟国来援助它们的国家，或者是不幸地被这些国家所解放了的国家。他们应该考虑到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南越和柬埔寨的命运。他们应该仔细考虑现在阿富汗人民在遭受什么。教训是很清楚的：一个国家一旦允许苏联及其代理人在其境内有强大存在之后，就很难摆脱它们了。

第三，南非认为，我们地区的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暴力来解决。

第四，我们认为，南部非洲的问题应在区域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我们应自己来解决这些分歧。博塔总统在签定恩科玛蒂协议时指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共同致力于寻求共同的利益。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国与国之间，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不应受到不同的国内政策的影响。这是合理和实际的，因为它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每个国家应为了自己公民的利益来寻求自

己的解决方法。博塔总统还指出，不应将令人不快的事实掩盖起来，不同的观点不应妨碍各国政府履行自己的优先考虑本国人民的福利与繁荣的职责。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所有非洲人才能使我们的次大陆获得增长与发展的机会。

参加今天下午辩论的人本应当提及安哥拉与西南非洲有关的事态发展，这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我国政府不同意在这方面所做的发言，但本次辩论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安哥拉的问题与西南非洲的问题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在下列方面相互联系：首先，安哥拉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最希望的是履行自己的自决权。其次，他们之所以是相互联系的是因为在安理会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国的大批代理人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使安哥拉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无法在不受恐吓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前途。第三，他们之所以相互联系是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是暴力，而不是和平的手段和民族和解。

南非共和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呢？第一，南非支持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的自决权与独立权。第二，南非坚持要求外国军队从本地区撤出；第三，南非认为，这两个国家的问题应通过和平手段，通过民族和解，而不应通过暴力来解决。

安哥拉的冲突起源是1975年的阿沃尔协议遭到破坏。人们还记得，根据该协议的条款，葡萄牙承认了三个运动，即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这些运动应同葡萄牙一起，组成一个过渡政府，该政府本应在1975年10月底之前举行立宪会议的全国选举。由于人运输入外国军队，以在全国施行统治，这些选举从未举行。这是事实。在安哥拉从未举行过自由选举，尽管阿沃尔协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对于人运无视该协议，自己夺权的做法，谁都没有抗议。1976年1月，非洲统一组织的一半的成员国坚决拒绝承认人运，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表示强烈支持，这种支持又到哪儿去了呢？大部分非统组织成员国都呼吁所有外国军队从安哥拉撤出，这一呼吁又怎样了呢？事实是安哥拉人民的自决权被抛至一旁。联合国似乎只关心库内内河南岸的自决、人权和负有责任的政府。

在另一方面，南非承认了西南非洲人民和安哥拉人民的自决权。然而，南非坚持要求让西南非洲人民在公正、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下决定自己的未来。西南非洲于1978年举行了全国选举，参加选举的选民达78%。300多名记者和专国观察了这次选举，这次选举被认为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选举一样自由和公正。但安全理事会却拒绝接受那次选举的结果。1980年，西南非洲的大多数社区举行了第二次选举，这一次，参加投票的选民同样很多，但联合国也同样再次拒绝接受这一使该领土人民在管理自己事务方面拥有发言权的步骤。1980年，当将管理西南非洲的重要方面的责任移交给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时，尽管新的管理机构毫无疑问是民主的，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但安理会仍拒绝承认这一步骤。现在，当南非作为临时的机构，再次将西南非洲内部管理的重要权力移交给西南非洲领导人时，安理会的成员又再次表示不满。显然，尽管这些成员国一再呼吁南非从该领土上撤出其存在和管理，但他们宁愿由一人，即南非行政主任来掌握全权。

被安理会和国际社会认为是“获得了解放”的安哥拉人民迫切希望同西南非洲人民一样，享有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的机会。他们本来非常希望能够参加任何一种自由选举。他们本来会对有机会管理自己的事务，进行他们认为在自己国家里是必要的改革而感到高兴。然而，人运政权、古巴的干涉主义者及其苏联主子却剥夺了他们的这一机会。在安理会中，有谁能认真地坚持说安哥拉人民在人运政权统治下享有公民和政治的自由呢？

我国政府对拟议中的西南非洲过渡管理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博塔总统在今年4月18日向南非议会的讲话中阐明了这一立场，这一讲话后来作为安理会文件得到了散发。请允许我重申其中一些要点。

博塔总统强调，现在国际谈判如果有任何希望可以使古巴军队从安哥拉真正撤走，南非政府就不会采取与国际解决计划不相符的态度。在西南非和纳米比亚拟议的安排应当被认为是临时的办法，是这个领土的内部安排，直到能够找到西南非国际所接收的独立协议为止。

但是，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人民，包括西南非民组在内，他们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一直等到安哥拉的古巴军队完全撤走。如果在用了各种办法之后仍然没有机会实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觉得现在的谈判各方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国际能够接受的独立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取得。

同时，南非将继续努力找到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西南非的独立。我们将继续寻求合理的办法，让古巴真正从安哥拉撤军。如果能在这方面取得坚定的协议，我们将承诺执行国际解决办法。我们将继续寻求这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我们要鼓励各方，包括西南非民组和安哥拉在会议桌上解决问题，而不要用暴力解决争议。应当继续鼓励西南非各方对话。希望能够找到基础，对领土的未来找到一个更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南非将坚持所有的西南非各方都应当平等地和公正地得到对待。如果联合国希望在西南非/纳米比亚的未来中发挥作用的话，它就必须表示它能公正地发挥作用。

我想知道理事会在哪些方面不同意这一方案。难道理事会同意让一个扩张主义的超级大国在南非继续有代理部队吗？难道安理会反对合理解决争端吗？难道它不能接受西南非就它们的未来对话吗？难道它不相信西南非洲的各方面根据联合国的计划应当享有平等待遇吗？难道安理会同意今天努乔马他们说的话，认为有关各方都是罪犯？如果有人不同意的话，让他们说出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立场究竟如何。

我已经强调，南非一向支持外国军队撤出该地区。在接受国际解决计划的时候，南非已经同意减少并最终完全撤出我们在西南非洲的部队。我们大力支持一项意愿，这是很多非统组织成员在1976年表示的，它们安哥拉所有的外国部队都能撤出。南非愿意参加一个国际协议，要谈到所有的外国部队，不管来自何处，

所有这些部队都应该撤出安哥拉。

最后，南非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立场也是同样明确的。我们一向坚持南非所有各方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去年，我们也通过秘书长的斡旋，设法让西南非民组参加一个进程，希望结束在西南非的敌对行为。我们讲得很清楚，西南非应当用和平方法寻求政治目标。可是他们拒绝这个要求，反而决定加强他们所谓的武装斗争。在南非本身，我们也讲过愿意与任何反对暴力的一方或个人进行对话。

今天下午许多发言人提到了最近南非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认为联合国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让步，但是我还是想稍微谈谈南非最近的一些发展。

南非政府采取的行动证明，它确实要改革的。现在，印度裔和有色人种已经有了他们的国会和内阁。南非也建议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团体，与黑人政治领导人谈判政治未来。而且我们建立了另外一级的当局，希望它有广泛代表性。希望所有工人都能享受工会的权利，而且要让商业界和更多的公共设施都能让所有的人享用。所有南非人不久都可以婚姻自由，可以参加任何政治组织。

但是，我们如果要取得进展的话，我们的对手绝对不能继续坚持反对和平改革。我们看到我们的对手主张暴力，而且用各种恐怖手段，这种手段遭到大部分南部非洲黑人反对。

我们看到他们要摧毁南非所建立的一切，然后用他们极权的办法来取代这一切。西方国家并不一定同意我这样分析。可是我怀疑，它们也可能接受南部非洲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就象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它们看到这种情况后就纵肩说很遗憾有这种悲剧性的结果。

西方国家在这个组织里现在应当采取明确立场，应当推动民主价值。我们希望它们能够找到一个公正的站得住的组织来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一下世界各地人民的政治经济民权和人权。从这样的研究结果中就可以看出各国政府在促进政治自

由还是在反对政治自由，而且也可以分析一下西南非民组和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样的机构，它们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运动。如果进行这种研究的话，南非一定充分合作。

在安哥拉我们同时也要求有一个关于现在人运和民盟之间的冲突的和平解决。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全国和解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们也同意这是应该由安哥拉人民自己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非常关切安哥拉的内战，不只是因为内战对安哥拉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同时也因为冲突使我们这个地区非常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使苏联和古巴人有机可乘，利用安哥拉的痛苦占取便宜。

南非曾寻求以和平的办法解决与安哥拉的问题。在去年的部长级会议上，我们设法说服人运，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和平的好处。我们与人运诚心诚意地签署了一个《卢萨卡协议》，而且我们充分地执行了这一协议。根据协议，安哥拉政府承诺把所有西南非人运分子赶出南非撤出的领土，同时南非政府向安哥拉政府表现，我们非常关切，因为看到有很多非洲国民大会的恐怖分子藏在安哥拉。我们一再要求安哥拉政府把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从它们的领土里面赶出去，不能帮助他们进行任何训练、提供设备或提供领土以进一步从事暴力行动。1984年5月21日，南非政权提议，由南非和安哥拉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表示不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在它们的主权领土上受训、居住，对对方进行暴力活动。到目前为止，人运政府还没对我们的这项提议作出任何的反应。在安哥拉的非洲国民大会分子不能被说是不能造成危害的难民而已。事实上，他们对南非人民和整个南部非洲构成直接的威胁。南洲有非常受人不安的证据，证明北安哥拉已成为训练非洲国民大会恐怖主义分子的主要场所，这些恐怖主义分子随后通过其他国家，被派往南非，西南非人组仍能从安哥拉领土对纳米比亚和西南非人民进行恐怖主义攻击。

国际法的既定原则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允许它的领土被用来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暴力活动。同样国际法还规定，任何国家都有权力采取步骤来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安全，来对付这一类的行为。

因此，南非政府一再促请安哥拉政府不要允许在它们领土之内有这类活动，而南非政府没有其他的选项，只得采取一些行动来保卫自己的人民免受这一类暴力行为的侵袭。

南非的安全部现在得不对西南非民组和非洲国民大会的一些活动接集一些情报，并考虑采取一些相对的行动。

最近，一小队南非人在这种活动中同安哥拉军事分子发生了冲突。我们的目的是侦察一个非洲国民大会可能在卡奔达附近的一个营地。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南非人被杀，一名被逮。事件发生后，南非政府立即向人运政府表示，愿意讨论这一事件。

大家都知道卡奔达事件的根源何在。就是因为安哥拉政府完全不顾国际法，允许、鼓励非洲国民大会的人在那里训练，准备对南非采取暴力行为。可是，安哥拉政府并不是唯一的罪犯。本组织和安理会的许多成员国都必须分担责任，因为它们积极鼓励，同时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民组的恐怖活动。

国际社会和安理会无疑应该知道南非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们绝不会允许这类活动。虽然我们是致力于用和平的办法解决我们与邻国间的争端，但我们决不会犹豫，要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保护我们人民，消除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因为他们想在我国和我们的地区制造死亡和破坏。我们决不容许他人侵袭我们而不受惩罚。我们一定要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来保卫自己。

但是，南非仍然相信，我们区域的问题是不可能用暴力解决的。

尽管出现了激烈的语言上的争议和不时发生的事件，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南部非洲我们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人们对跨越边界的暴力行为，和解的重要以及外国参与的危险和地区合作的好处都有新的认识。共处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已逐步得到接受。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感到有信心，西南非的人民在不久的将来终能实现一个国际承认的独立。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尼日利亚外交部部长易卜拉欣·阿格博拉·加姆巴里博士阁下。我欢迎阁下，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座和发言。

加姆巴里先生（尼日利亚）：主席，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您担任本月安理会的主席。联合国是否能够实现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诺言，这一点将在本月份受到考验。您担任安理会主席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然而，我相信您和充分的经验、技术和智慧，指导安理会讨论成功，提高安理会的威望和效力。

安理会上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至今已近两年。安理会当时决定，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定中的突出问题是确定纳米比亚立宪大会的选举制度。安理会要求南非向秘书长提出选举制度的方案，以便执行第435（1978）号决定中规定的方案。这是1983年10月份的事情。从那以后，南非并没有把选举体制通知秘书长，没有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相反，纳米比亚的独立受到阻碍。安理会也没有召开会议。在这一段期间，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了一些谈判。人们的印象似乎是，联合国在这方面根本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尽管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不再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而变成南非利用一个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的伎俩。

同时，它们又另搞一套，在那一国家搞一个“内部解决”。纳米比亚被弄成一个南非荷南人的所谓分开的一个领土。

任何东西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是属于联合国管辖范围内的。因此，联合国必须充分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帮助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真正的自决权力，完全按照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执行。

纳米比亚决不是第一个有邻国的殖民领土。它的命运决不能由其与邻国的双边关系来决定。过去几年中纳米比亚问题上许多事件的发展使得尼日利亚深感不安。

和其他不结盟运动国家一样，尼日利亚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南非早在19年前就结束了对该领土的法律责任，可虽仍然决定着该领土的命运。发起召开这次会议的不结盟国家应该受到祝贺，因为它们制止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无利于纳米比亚和联合国只有助于南非和那些希望继续剥削纳米比亚资源的外国的私利。

通过这次会议，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纳米比亚人民可以进一步放心，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是联合国的问题，联合国仍然对纳米比亚人民负有首要的责任，即迅速和公正地解决他们的困境。

正因为如此，我国尤其重视本次会议。我想再次表示，我们感谢不结盟运动协调局，感谢他们在4月19日至21日的新德里外长会议上决定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十九年前，即1966年10月27日，大会通过了第2145号决议，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辖权，并直接对该领土负起了责任，从那以来，大会和安理会通过了若干项决议和决定，都是旨在找到一个和平、公正和可接受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1978年，安理会通过了第435号决议，其中载有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这是一个里程碑。

第435号决议是经过长期、持久的谈判后才达成的。在这些谈判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作出了许许多多让步，但比勒陀利亚却寸步不让。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最终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自从第435号决议通过以来，8年过去了，但今天，纳米比亚距离独立并不比1978年更近。问题并不出在第435号决议的计划上，因为它规定了充分的保障措施，照顾到了所有纳米比亚人的利益。问题是这个决议没有得到执行。

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新计划，也不是外部势力的双边谈判，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意愿。他们必须说服南非，让它与秘书长合作，确保第435号决议不加拖延地得到执行。

南非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历来不守信用，这是有案可查的。种族主义者刚刚在安理会上发过言，他们的谎言越来越多。种族主义南非一直试图摆脱联合国，依照自己的条件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为了回避要求它撤退的呼吁，它搞了一个假的会议，假装在纳米比亚开始了民主进程。当这一招不灵而第435号决议又获得通过以后，南非又提出联合国不公平，企图以此来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条件。

1981年，它同意参加日内瓦执行前会议，但同时又想方设法破坏这一会议。它还破坏了西方五国接触小组的会议。这个小组的成员绝对不可能对南非有敌意，就连这些成员也承认，和他们谈判的对方毫无诚意，一味寻求满足其先决条件。

在西方五国接触小组中，只有美国坚持同南非就纳米比亚进行了谈判，这是很重要的。其他四个国家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一样，早就看出南非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纳米比亚。因此，不结盟运动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南非编出种种借口，剥夺纳米比亚独立。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甚至联合王国都得出了同样结论，他们悄悄地停止了接触小组的活动。

不幸的是，美国给人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即南非否定国际社会、尤其是安理会关于无条件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要求是对的。美国是唯一相信比勒陀利亚集团的国家。

然而，尽管美国和南非进行了两年紧张、广泛的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有助于解决僵局的结果。换句话说，南非没有使得美国的努力看上去有价值，至少是在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国家、联合国、甚至美国的亲密盟国眼里是这样。如果要进一步证明南非的一贯不讲信用，那么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在Cabinda的行动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仅没有真诚地和安哥拉谈判，反而威胁和动摇安哥拉和其他邻国。

人们已坚决拒绝和谴责把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这一毫不相干的外部问题引进纳米比亚的独立。尼日利亚已多次表明了它的立场。尼日利亚毫无保留地反对这种联系，并且认为，任何以此为先决条件的谈判是无效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南非在提出这一条件时仍然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这再次使我国政府感到失望。

不能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当作解决其他问题及同该领土无关的问题的抵押。让那些需要解决意识形态分歧的人上别处想办法去吧。同时，我们要小心，别让南非通过精心策划意识形态上的缓兵之计，来实现其罪恶的计划。

当南非宣布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时，南非计划中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暴露无遗。4月20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曾发表一项声明：

“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很清楚，南非想以自己的方法，绕过联合国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它就是摆脱联合国的方案，自己另搞一套，把它的办法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使他们永远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它还决定建立一个临时的傀儡政府，继续阻碍执行国际上接受的纳米比亚独立方案，并且为否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作为纳米比亚人民领导者的解决方法铺平道路，继续在联合国组织下进行民选。

“我国坚定不移地支持根据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所以我们促请安理会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联合国宪章》执行自己的职责，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

尼日利亚和绝大多数不结盟国家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我们希望安理会充分自己的职责，毫无条件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不要再拖延下去。在这个问题上，安理会应毫不含糊地再次重申，它反对把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同任何其他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安理会在1985年5月4日的一项声明里，非常强烈地谴责了南非采取任何行动搞什么摆脱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内部解决办法。现在安理会应再次讲清楚，南非坚持在纳米比亚扶植傀儡政权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且是对安理会的无视，必然会引起安理会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它实行制裁。

我们安理会决不能再继续纵容南非。南非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它必须接受安理会权威性的压力，我们完全同意安理会对它施加压力，实行制裁，同时，我国将继续协助西南非人民组织加强其武装斗争，对抗压迫势力，争取把自己的祖国从种族主义和残暴的殖民主义的非法占领之下解救出来。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外长的发言和对我说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的是利比里亚代表，他将以六月份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发言。

科法先生（利比里亚）：主席，利比里亚代表团十分愉快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你的能力和个人的品质，作为在国际事务方面很有经验的外交家，以及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谈判者的才能必将使安理会在你的主持下取得圆满的成果。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泰国常驻代表表示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五月份的会议。

我还要向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允许我国代表团以本月份非洲集团主席的身份参加这次辩论。利比里亚非常高兴得到这个机会，当安理会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20年前，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在国际法院对南非提出指控，其目的就是要赢得纳米比亚的独立和自由。

经过二年的间隔后，安理会再次被要求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多方面成为联合国的责任。自从联合国大会停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之后，差不多过去了19年，并且建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由这个理事会在接受负责管理这个领土。自从国际宣布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非法以来已有14年了。自从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制定了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之后已有七年过去了。这项决议是所有各方接受的一个方案，包括南非在内。

尽管安理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促进纳米比亚独立愿望的实现值得赞赏，但非洲对该地区的事态发展深感关切。主要是由于南非提出要于1985年6月17日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直接违背安理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他们正在加紧军备，包括在纳米比亚征兵，建立部落军队，并且使用雇佣军，镇压

和剥削纳米比亚人民，这引起了很多冲突。我们还关切地注意到，迄今为止，安理会未能对南非采取有效措施，无法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对南非采取制裁。

我们重申，非洲充分支持和承认西南非民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面临南非的顽固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西南非民组表示了极大的克制态度和政治家风度，对比勒陀利亚作了让步，有时超出了可以接受的限度。在向其领导人致敬时，我们扩大了和平与自由的边界，这是全世界人民珍惜的。我们还要祝贺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显示了极大的勇气和坚毅，支持了纳米比亚的事业。

四十年前，南非协助起草了《联合国宪章》。《宪章》要求所有会员国维护所有人民的自决权利和平等权利的原则。可是，南非今天抵抗将这些原则应用于纳米比亚。

我们记得，1978年7月27日，南非外长博塔先生在安理会宣布：

“西南非纳米比亚就要独立了，这是那个领土人民的要求，也是他们的愿望和不可剥夺的权利”（S/PV. 2082, 第252段）

他增加了那些人对他的幻想。他说比勒陀利亚已经“接受了西南非（纳米比亚）建议的最后定稿”（同上，第265段）虽然作出了这种宣称，南非继续占领领土，同时违背了前线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违害了南部非洲地区和平安全和地区发展。

现在牵涉到的不仅仅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尊严，他们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被剥夺了；还牵涉到了安理会的尊严和声望。安理会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南非应该了解，它不能够不受惩罚地不受世界舆论。它继续不执行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这是因为它继续得到安理会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与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包括了军事和核领域在内，这使他们成了种族隔离的从犯，也是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的从犯。

纳米比亚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殖民问题，必须在东西对抗的范围之外予以解决。因此，我们拒绝把独立和外来的问题联在一起。78年的第435号决议必须在没有先决条件和不修改的条件下执行，同时应当按实情予以实施。因此，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向安理会83年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他说：

“很明显，第435号决议执行的拖延，不仅是对纳米比亚有破坏性影响，而且对整个地区的和平繁荣未来也有破坏性影响。这个拖延同时也不利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增加了互不信任和失望的感觉，同时也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S/15776第16段）

我们必须在比勒陀利亚顽固的态度面前改变以往那种退却的立场。纳米比亚的管理不属于南非，它是联合国的责任。联合国应担负起这个任务，以恢复它的声誉。有鉴于最近事态的发展，显然，只有通过南部非洲建立稳定，才能实现纳米比亚的充分独立。而且，只有一个统一的、主权独立的纳米比亚才能结束这个人民的痛苦和牺牲。只要安理会能采取行动，确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选举的立宪大会，同时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小组，这是可能的。秘书长应有必要的最后定下选举的过程。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有责任努力，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相信，本机构可以考虑用什么方法来推动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我们赞扬秘书长为纳米比亚人民所做的珍贵和不懈努力，他象征着国际社会的愿望和希望，也是第三世界的希望，他忠诚认真地担负了对纳米比亚的责任。

联合国为纳米比亚人民恢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斗争，当为后代人写下来时，我们应该说，现在在安理会的辩论应当是人的长期悲剧的最后一章，其后就是独立。非洲将站在你们一边，愿采取有效行动来加速这一过程，并消除一种不幸的印象：这块领土的整个历史都是被抛弃的历史。我们都看到纳米比亚人民遭受种族歧视、镇压和统治，他们的愤怒和失望是人所不能容忍的，不仅在非洲，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要求安理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执行435号决议，这个决议包括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这样，一个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就可以出现。这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些人民是追求自由、正义、和平和进步的理想。此外，理事会还应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作为一个必要的压力，以保证这个国家来遵守安理会的决定。我们希望，在安理会本次会议中，能够有个结论，从而表明纳米比亚独立进程进入了新阶段。

主席：谢谢利比亚代表。

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我现在宣布散会。下一次安理会会议将在明天早10点半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晚上8点10分散会